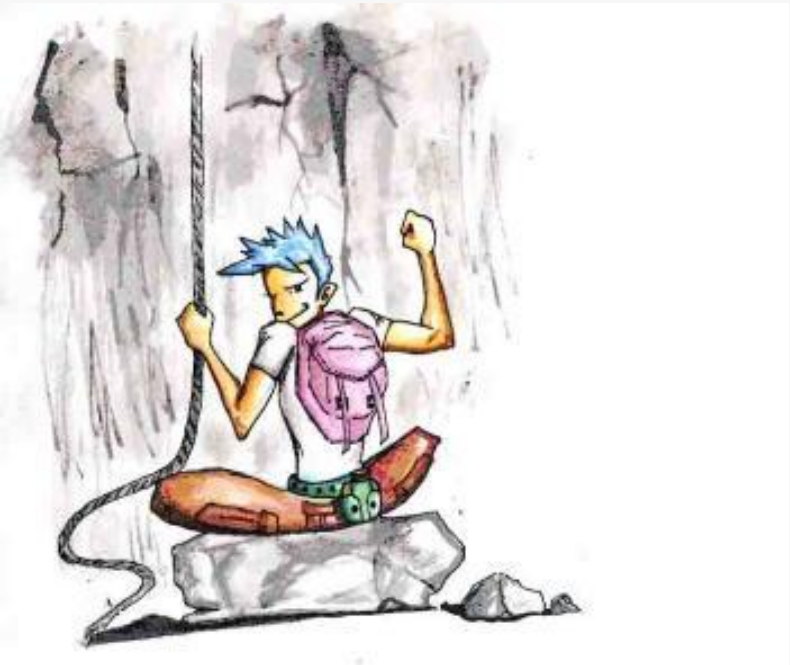
那一年~~我逃離了自己的王國（ 一 ）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那一年我得到了老闆的如此器重，他們把遠在越南的整座工廠很放心的交給我管理，或許是這年頭願意離鄉背井忍、受寂寞的人不太好找吧！1996 年 6 月 27 日，我正式成為越南台商幹部的一份子。

由於剛退伍沒多久，對社會上的一些事理邏輯還不是很熟悉，對未來更充滿了許多的不確定感，因此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我接受了這份駐派在越南工廠的管理工作，希望藉此可以伸展視野與開拓個人生活領域。1996 年 6 月 27 日下午，我準時抵達了胡志明市(越戰以前叫做西貢)，那是南越第一富庶的大城，城內已開發建設的地區其先進的程度與台北市不相上下，來此地居留的台灣人約莫有 2~3 萬人，所以在這裡講普通話或台語也都行得通，但這裡並不是我前往的目的地，我受派駐的地點還要搭機往北約一千公里，位於中部地區的城市------峴港。雖說是中部第一大城，但其都市規模和生活水平就和胡志明市相差很多了，在此地的台商僅僅 2~30 人而已，因此在這裡不管彼此是否已認識，偶爾在街上遇到一兩個台灣人都會有他鄉遇故知的莫名感動。

下午 4：30 到達峴港機場，下了國內線班機猛覺艙門外一陣熱浪襲來，頓時感覺快要窒息，來接我的是已在此定居五年多的老闆，未來的日子就是我和他要在此相依為命了。一陣寒暄之後我們出了機場逕往派駐的工廠出發，此時的氣溫約 38 度左右，一般來說算是很普通的了，有的時候常常會飆高到 40 幾度，沿途經過的市區盡是一片吵雜與混亂的陌生景象，看起來就和電影”早安！越南”裡面的場景一模一樣，很像三十幾年前的台灣。熱絡的街道上到處都是腳踏車和行人混亂的穿梭其間，擁擠的巷弄還有汽車邊走邊驅趕行人，我們就這樣一路按著喇叭通行前進，但從來沒人會嫌它太吵或具有什麼挑釁意味，內線車道不時有逆向而來的汽機車擦身而過，也沒有人覺得這樣有什麼不對。初次進入這樣秩序迥異的世界令我覺得很不可思議，我想他們在生活上也遵守著一種規則，只是並非交通規則罷了，那是他們彼此可以理解的生活默契與步調吧！

車子進入了我駐廠的工業區，原來已經到了很郊區的山海交界處，眼前呈現出一片詭異的畫面，我很難想像在如此的大熱天裡，居然出現像阿拉斯加般的雪景，白靄靄的荒原孤立著枯枝少許，烈焰

班的熾陽在大地留下常常的烙痕。原來這個地區地底盛產白沙，是製造水晶玻璃的上等原料，當地工廠在開採之後全堆積在地表上，由於幅員廣大，整個沙場看似一望無際的雪原，此時天氣雖熱，確有種種冰天雪地的幻覺。而我們的公司剛好就在這片”雪地”裡，只是大部份都已鋪上了水泥蓋廠房，我們工廠生產的並不是玻璃，而是 100%銷回台灣的祭拜用金銀紙錢，一開始我很納悶，幹嘛要大老遠跑來這裡生產紙錢，在台灣不是一樣可用機器製造印刷嗎？後來了解之後才知道，紙錢其實也分等級與品種的，其中純手工的價位最好，在市場上比較有競爭力，但由於台灣的人工昂貴，又加上一些物料及環保問題無法解決等等，現今已經沒有再發展的空間了，越南的工資便宜、原物料充分，是相當適合投資的地點，可惜到後來有許多慢慢衍生出來的問題，導致諸多麻煩事件的發生，那是我所史料未及的.....。

進入工廠大門，首先見到的是來開門的警衛，大概是氣候的關係吧，這裡的每個人看起來都懶洋洋的，通過廠區，迎接我的是各單位的主管以及一顆顆從門內探出來的好奇心，雖是驚鴻一瞥，但那是我們的第一次接觸。這家工廠佔地五甲多，員工六百多，多半是附近漁村裡的村民，民風相當純樸與善良，同時也非常熱情好客。老闆向我一一介紹各級主管以及擔任我助理的翻譯阿章，在打點好生活起居的事情之後，我先和阿章彼此認識一番，他是個當地華人，年齡跟我差不多，學過幾年中文，但聽得出來程度還有待加強，我想日後溝通上有得辛苦一陣子了。走進辦公室，一張張害羞的笑臉好奇地對著我，我用世界通用的問候語跟他們打招呼：” Hello ！” 其中好幾個女職員聽了便羞澀地跟我笑著，算是歡迎我的到來吧？接著辦公室主任為我做公司簡報，另一方面阿章便口沫橫飛地即時口譯起來。聽完了簡報，我便直接到各廠房探視.....

不知不覺已到了晚餐的時間，我很期待在這裡的第一晚到底吃的是什麼？聽說負責伙房的阿香早已為這忙得不可開交，就看她領著小丫頭美蘭不急不徐地將食物流水價端上桌來，住漁村旁就是有這個好處，吃的幾乎是我們平時難得染指的海鮮，可惜在烹調料理上有點辜負上帝的美意。我第一次喝到樹葉煮成的湯，青綠的葉片中還間雜著些許不知名的肉片，那味道我已經忘記怎麼形容了，但就一個飢腸轆轆的人而言，足以成為臨時止飢裹腹的湯品了。(這還算是小 case 而已，在往後的日子裡我甚至吃過絲瓜湯裡和著幾條泥鰍的料理...以及湯裡頭還有某種昆蟲在游動的晚餐....沒想到一開始的生活, 光是吃飯就有那麼多的” 驚喜” 等著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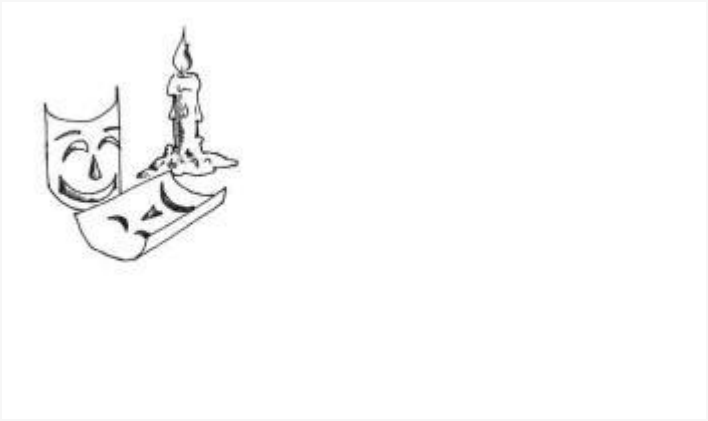
晚餐在飯後一杯冰涼的椰子汁上畫下句點，坐在屋簷下的椰子椅上舒暢無比，面對著一片寬敞的混凝土廣場向遠處望去，既沒有夜景也聽不到交通的喧囂聲，越南的夜風沁涼搜身而過，瞬間一掃下午的悶熱抑鬱，由於沒有光害的關係，滿天星斗歷歷在目，顯得有些不太真實，此時阿章把音響打了開來，我聽到最傳統的越南小調，曲子悽涼中帶著悲美，歌詞內容充滿了令人動容的悲歡離合，可想而知這個飽經戰亂的國家，過去不知遭受了多少生離死別與愛恨情仇，感覺很像台灣人早期吟唱的” 望春風” 、” 望君早歸” 等等悲情的呼喚.....我想，每個國家無論強盛或落後都有她的無奈吧！此時，看到阿香正坐在石階旁哼著歌，眼角似乎噙著淚光.....我想她也在想家吧.....越南人超愛唱歌的，特別是女人，她們可以隨時隨地縱情高歌，而且頗具職業水準；越南人很講人情，而女人感情得特別厲害，一點雞毛蒜皮小事也可以哭得死去活來。說到這裡，我發現自己還沒有用相同步調來觀察這個地方的風土民情呢！有人提議到街上走走或許可以提早幫我認識這個地方 ！

入夜以後的峴港街道很像台灣三十年前的夜間市集，除了整排的商家餐館林立，還有零星分布的攤販，只是看起來相當寒酸，一盞油燈，兩張矮凳，就做起生意來了。老早就耳聞越南河粉的勝名，我想既然來了還不嘗嘗就不算來到越南啦 ！ 以前在台灣曾經吃過幾次所謂的河粉，印象中感覺好像細細的粿

仔條，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而這裡的道地料理果然令我驚豔不已，它的河粉是用西貢米特別炊製的，細緻的口感伴隨著檸檬香和數種香草植物的芬芳絲絲入味，獨門熬煮的湯頭搭上現燙的牛肉，簡直將這道平民美食推臻極致 ！

就在我們吃完河粉準備起身離開時，身邊突然聞到一縷幽蘭似的淡淡髮香，一位年約二十出頭的女子就在我的斜對面坐了下來，烏黑柔亮的髮絲半掩著秀麗的臉龐，同時也襯托出她曲線玲瓏的軀體，從點菜的聲音可以感覺出她的矜持的嬌羞，卻有著無限的柔嫩與悅耳.....我為此足足停了二十秒沒呼吸，很顯然她也是來吃河粉的，看她一頭長髮，不只是令我著迷，而且我也想看看她怎麼吃東西才不會將頭髮泡在湯裡面，於是，我們又坐下來點了碗米粉”作陪”，當一碗湯湯水水的河粉端到她面前時，我看她那玉蔥倒插般的手指在桌上拿了一根長柄湯匙，在後腦杓輕巧地挽了幾個花，瞬時那一頭娟秀的長髮立刻收斂成規矩的盤頭青絲，而頭上的湯匙在那張漂亮臉蛋襯托下，一點也不覺得突兀。或許這是很多台灣女人也都會的把戲，可是此情此景在我眼裡，覺得自己好像看到金庸筆下所形容”香香公主”清麗脫塵的俏麗模樣 ！看著她慢條斯理又溫文地將河粉送進纖纖小口~~~~那種幸福的感覺.....我已忘了那碗米粉的味道 ！

後來我發現當地的飲食方式和習慣造就了越南女性體型發展上的優越條件，走在路上幾乎看不到一個胖女人，就算是歐巴桑也長得凹凸有致，其中生菜與魚鮮是他們的主要營養來源，由於平均生活環境不是很好，便宜的米飯是他們充饑裹腹的大宗，平均一位四十公斤左右的女性每餐至少要吃三碗白飯，可是這樣居然對她們的身材一點影響也沒有，不信的話，你可以在高中或大學校門外守候，一到了下課放學時間，一個個身穿緊身傳統長服的女學生從校門魚貫而出，那時整條街都飄逸著纖體玲瓏而婀娜多姿的白色天使，煞是好看.....待續



關於越戰，有一點我一直很好奇，在這個經過戰亂洗禮的國家當年的主戰場在哪兒？而那些在這場浩劫不幸陣亡的魂魄如今安在？ 據說我們目前的工廠用地當年是美軍的直昇機基地，而在蓋基地前本來是塊亂葬崗，經過一陣兵慌馬亂的遷葬過程，尚有數十名未被認領的孤墳還留在那裡，可是在當時急興土木的情況下也沒管那麼多，工程單位推土機冒然一推，混凝土一蓋，彷彿事情就這麼自然地解決了。

怪事是在我到達三天之後才發現有點蹊蹺，首先是半夜裡常常感覺有人在床邊嘻鬧或撫摸拉扯我身體，有時還有人調皮地在我臉上拍了一巴掌，在驚醒之際我發現房裡只有自己一個人，而且房門是鎖著的，

老闆的房間剛好在我隔壁，可惜他三天兩頭常不在家，所以這幾天在我心裡留下了好多個問號，或許是因為我才剛到沒多久，工作壓力大了點的關係吧！

隔天早上照例去巡廠，順便關心一下紙廠剛鋼才大整修的機器，此時正好修繕安裝完畢，負責的廠長說要先拜拜，否則他們不敢啟動機器，他說上一回老闆沒答應他們準備祭拜的東西，冒然開機，不僅使整條生產線停擺，還當場燒掉一顆 50 匹馬力的馬達，而且怎麼修都不順利，從此以後，就算修好一個工業用風扇也得焚香祭拜祝禱一番。我不敢說越南人迷信得太誇張，但我想他們敬畏鬼神的心可說工夫到了家，我雖然半信半疑卻也答應他們的要求，入鄉隨俗總不會讓自己太吃虧的，一開始我甚至懷疑他們是覬覦貢桌上的酒菜，雞鴨魚肉加上私釀的米酒對苦慣了的他們來說是最難得的佳餚了！但是日後還有層出不窮的類似問題發生，證明了這種事不完全是我想像的那樣，而是屢試不爽的邪門與詭異現象。反正台灣人也常說：「有拜有保佑！」就當做求個心安也可以！

公司員工上班除了辦公室行政人員外，大部份是三班輪班制，甚至週六週日也照常上班，因此不論白天或黑夜都有數百名員工在廠區內，人氣還算是夠旺的，可是一到了元旦等國訂假日全體員工除少數留守人員外一律放假，到了夜晚時分，說真的，氣氛馬上變得異常肅殺恐怖，四周的空氣有一種強烈的壓迫感，卡在喉嚨裡的核桃著實的難受，可是又說不出所以然來，那種感覺就好像一個人半夜在墳場裡落單，可是偏偏又無處可去。除夕夜碰巧這晚老闆又不在家，此時我把音響電視開到最大音量，藉由電器設備來壯大聲勢，以抵抗這種來自幽冥的恐懼感，也不知過了多久，我在床上捧著書本漸漸有了睡意.....突然間，一個身穿傳統國服的越南婦女從我面前無聲地走過，我看不清楚她的臉，但可以感覺那及腰的長髮和婀娜的身形輕盈而又飄逸,我目送著她經過我的床沿並看著她開門走了出去，當房門帶上唰的一聲響，我才忽然意識過來，以我當時的理智實在無法解釋這眼前的一切，此時的我不是一個人正在房裡睡嗎？光是這樣的思考意念一動，我馬上聽到房門打開的聲音，而剛剛那個女人這回是朝著我過來的，更糟糕的是我確定她並不是用走的，此刻的我竟然全身動彈不得，冷汗直流，寒毛直豎，嘴巴僵得尖叫不出來，只能在心裡面猛唸佛號：「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而她就這樣待在床邊默默地看著我，可是我正眼也不敢瞧著她看.....一直到我全身虛脫溼透背脊從噩夢中醒來，她終於走了，而我也心力交悴地癱軟在床上，此時的音響依然還熱鬧地播放著。

隔日，老闆回來了，我終於鼓起勇氣跟他說我遇到的事，一開始我不太願提出來是怕被人家說我們少不更事或裝神弄鬼的，特別是這種事很容易被懷疑精神上有問題，我大好一片前途怎可為此輕易造次呢？老闆聽了沒有說什麼，他表示可以理解並且輕描淡寫地說：「原來，你也遇到了！是個三十歲左右的女人對不對？我擔心你會怕，所以一直不敢告訴你！」

在這裡除了靈異故事多之外，就是工作的困難度高，一開始是語言溝通上的問題，再來就是價值觀的落差太大,其中最讓人頭痛的就是人事派系之間的鬥爭現象，由於我新官剛剛上任，每個人都希望討好巴結我，表面上誓言效忠盡份,私底下卻忙著搞派系鬥爭，人人忙著抬轎綁樁，海面上風平浪靜，實際上卻暗潮洶湧，一開始我幾乎被高規格的禮遇與歌功頌德給樂得渾然忘我，那種站在金字塔頂端的優越感實在令人飄飄欲仙，可是久而久之，每天聽多了諛詞潮湧也會感覺麻木，於是真正的問題漸漸浮現檯面，首先，我的翻譯阿章因為擔任我的私人助理有如雞犬升天，可是他並沒有保持行政上的中立，反而加入某派系的行列，並開始在翻譯工作上頻頻動手腳，時常以我的名義私自下達指令，製造許多紛爭，搞得與其敵對的派系都誤會我在刁難他們，幾乎造成了勞資的對立.....終於有一天，我發現這小子又在拿著雞毛當令箭，他老兄居然敢當著我的面跟員工發飆，我立刻疾言制止他，沒想到他因臉上掛不住而惱羞成怒，竟跟我也不客氣起來，講話輕蔑而無禮，料想我沒有他是不行的，全然地放肆妄為，當時我為了平息眾怒與建立威信，二話不說馬上把他開除，並且立刻趕出公司，後來他三番兩次託人來關說求情都被我回絕了,這種其心可誅的人絕對不能留在我身邊，他萬萬不會想到我有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牛脾氣，事後我常聯想起狐假虎威的寓言故事，甚是玩味，原來我就是那一隻一開始被愚弄的老虎.....

老闆原本就希望我在此落地生根，順便成家立業，因此極力要求我學習越南話，免得老是盲人騎瞎馬，跌死在這個陌生的風土民情裡.....隔天他幫我找了個語言家教，她是從北越來的中年婦女，說了一口標準又漂亮的越南話，也就是她們國家的京片子，她和丈夫在附近開了家小雜貨店，是用幾片竹簾和簡單的木料搭建而成的店面，看起來弱不禁風又搖搖欲墜，可是你很難想像這同時也是他們一家四口遮風擋雨的住所，上課時間是晚餐後七點整，我的老師就會騎著摩托車帶著她四歲的小兒子一起過來，我滿懷期待著享受再次當學生的樂趣，至少她是我第一個在工作以外交到的朋友.....開始上課之後我才發現，原來她除了越南話之外什麼都不會講，老闆說這叫做自然學習法，他當年也是這樣硬著頭皮走過來的，於是我就像啞啞學語的嬰兒被重新啟蒙，後來發現排除了對中文輔助的依賴之後，果然進步神速。

首先，我們從字母的發音開始學，然後是學拼音，再來是查字典，可是所有的溝通都是經過比手畫腳方式來完成的，當這些都沒問題以後，我們便進度到簡單的會話與筆談，這是我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基本生活技能。下了課，回到工作崗位，我又變回一個有口難言的決策者，起初，沒有翻譯的生活實在寸步難行，每一次溝通或下一道指令都得用字典筆談才行得通，有時因文法關係而說得詞不達意，鬧

過很多笑話。有一回半夜兩點多好夢正甜，突然紙廠大夜班主任跑來敲門報告，說了一大堆嘰哩瓜拉的話，可惜睡眼矇矓的我一句也沒聽懂，從他的語氣我猜測得出廠內應該發生蠻嚴重的事了，我要他先別急，把事情一一寫在紙上，我隨即拿起了字典逐一翻譯.....內容大概是這樣的：3 號造紙機因電路故障造成跳機，送料馬達當場燒毀，而料池原料還有一半，請問該如何處置？是否全線停機讓工人回家休息？.....當我弄懂了當時狀況之後，想想這下不得了，問題要解決可沒那麼簡單，第一、清查庫房有無備用馬達；第二、停擺的原料不能靜置太久，否則會全部掛掉；第三、要先派人找出跳電原因，否則就算換了馬達也沒用；第四、若確定停機，要先將料池原料用人工舀到別池；第五、如果要讓工人回家，走在三更半夜沒有路燈的荒野鄉間很容易發生意外，到時候出事誰負責？第六、假使讓他們留下來就得算工資，不知老闆同不同意？第七、唉.....為什麼每回出狀況的時候，老闆都不在家？第八、.....萬一我先昏倒了怎麼辦？.....最可怕的是，這一切都發生在我言語不通的情況下！！！但最後我證明了人是非常有潛能的，從頭到尾還是靠著那本前人留下來的字典一一解決了問題，雖然境況非常狼狽，當狀況圓滿地一一解除時，天已經亮了很久，我也幾乎快不醒人事了，然而值得欣慰的是我的越南話竟一夜之間長進了不少。

於是，每回巡視工廠的時候我總是都會抱著字典和紙筆，回到辦公室便翻著公文或報紙查生字做筆記，其實越南文比英文簡單多了，它的語系和中文是一樣的，如此鞭策著自己果然收穫越來越豐碩，沒多久翻譯阿章就像被我甩掉的助聽器一樣失去了作用，而我也可以直接”深入民情”來去自如了，那種感覺彷彿找回了失去已久的行為能力，既痛快且奔放。

三個月後，我用生硬的越語召開了第一次的公司幹部會議，這段期間不單我適應了他們，他們也習慣了我的語言表達方式。藉著這次機會，我把幹部重新做了個調整，將最近所觀察到真正用心努力的人提拔到身邊來，並且打散那些未成氣候的小團體，免得日後還搞小動作，雖然我知道還有一些龐大的勢力在暗中搗蛋，可是他們已經了解我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傀儡皇帝而不敢輕舉妄動，到此為止，我確定已奪回我的政權，套句科學小飛俠的話：雖然這次我們贏了，但惡魔黨還是會再來的.....(待續)

後來，我漸漸發現只要是人的社會，就難逃名與利的追逐，不管生活的水平如何，都有其特定層次上的競爭需求，今天公司要我來是為了將整個工作環境整頓好，權力越大責任也就越大，然而想一步登天的人總是趨之若鶩，並且費盡機心，可是換一個角度想，如果在我可能的權限內給他們一些好處，而能

對公司有所助益，這也未嘗不可，何樂而不為呢？
於是，為了拉近彼此的距離與促進友誼，我吩咐新任的助理在城裡訂了一家很不錯的餐廳，準備宴請一些主要的幹部和職員，我相信酒足飯飽之際是卸除彼此武裝的途徑，也可以消除一些生疏感。因為我知道越南人超愛喝酒的，特別是男人，他們剛剛跟你鬧著彆扭，一旦你適時搬出酒菜來，看在這些瓊漿玉液的面子上，馬上可以前嫌盡釋跟你把酒言歡。下班後我們來到一家菜色齊全、氣氛典雅的庭園餐廳，感覺起來很像台灣的啤酒屋，像這樣的餐廳在此地算是相當頂級的了，可是由於貧富懸殊的關係，大部份的人雖是在此土生土長卻從來沒進去過，那種感覺我可以體會，因為我也從來沒進圓山飯店吃過飯。
這是我第一次上館子吃道地的越南菜，一般跟團的觀光客多半吃不到這些東西，因為旅行社怕遊客吃不慣或水土不服等麻煩事，幾乎都安排他們到大飯店或中國餐館用餐。聽說來這裡每回必點的是越式春捲，其它的配料其實就是一些生菜和蘿勒、檸檬草、薄荷葉等香草植物、切絲香蕉、青香蕉片、楊桃等……再加上烤熟的魚肉、牛肉、鹿肉、豬肉、羊肉、花枝等主菜，用薄薄的糯米紙 DIY 一股腦地捲在一起，然後再沾上魚露、蝦醬等佐料來吃，我因初來乍到，要用小小的糯米紙裹這麼多東西可難倒我了，幸好同事們人人體察上意，個個猛獻殷勤，不一會兒功夫，我面前早已堆起像小山一樣吃也吃不完的捲子，。當天晚上喝的是 TIGER 啤酒，在人事課長長腿阿榮的招呼下，啤酒一桶一桶拖將出來，反正是公司埋單，大夥兒喝得更是肆無忌憚，平常一罐可樂，得花掉一般工人半天的工資，更不用說是高價位的進口啤酒。沒多久時間，餐桌上堆滿了各式水果與酒菜，放眼望去盡是狂食豪飲的盛況，好像中元普渡一樣熱鬧，這回我總算見識到什麼叫做酒池肉林的景觀。
既然是進口啤酒，就少不了有促銷小姐，當這支甲免驚的蝗蟲部隊來襲，立刻引起她們的高度注意，紛紛跑來加入開瓶倒酒的行列，一時之間嘶嘶聲此起彼落。無意間我發現其中有位穿著嫚妙制服的促銷女郎一直固定站我旁邊，彷彿專為我一人服務，而且愈貼愈近，當她俯下身往我面前倒酒時，那頭及腰的長長髮絲突然順勢全灑在我的身上，一股銷魂的淡淡幽香撲鼻而來，而她的臉頰幾乎快貼上我的耳朵，狀似嬌喘的氣息如幽蘭吐蕊，更誇張的是那呼之欲出的胸部，不知道是故意還是巧合，剛好靠在我肩膀上……我曾經挑過砂石磚塊等重物，但像這麼耐人尋味的負擔頓時讓我喘不過氣來，不知道是酒意漸濃或是費洛蒙起作用的關係，突然覺得天旋地轉和心跳加速，場面有點尷尬，更何況還有其他女同事在場，我往四周瞄了一下，發現長腿課長正意味深長地看著我，並頻頻點頭示意，似乎這是他精心安排的一番”好意”！就在剎那間，一股涼意竄上心頭，我有一種警覺性的想法~~~~這是一個誘餌，他揣摩著我是個孤家寡人的單身漢，日子久了必定寂寞難耐，索性安排個內線來親近我，日後在工作上好有個照應……可是他大概不曉得，在此之前我和異性的接觸頂多是在大學舞會裡牽過女生的手而已，如今他安排這種銷魂蝕骨的橋段，實在很難令我”逆來順受”！為了化解這樣的尷尬，我藉故離席去和其他人敬酒閒聊……。
在一片杯盤狼藉酒酣耳熱之後，有人提議再去續攤，由於天色不早了，女同事們似乎都很識趣地先行告離。接下來的過程，一直到現在我還為自己慶幸著，還好沒有一時糊塗跳進他們幫我挖好的第二個坑……。公司的司機雖然年輕，卻是識途老馬，以前開過遊覽車，因此知道許多城市夜裡寧靜安祥以外的聲色之地，果然不一會兒，車子停在一家霓虹閃爍的夜店前。一進門，西裝革履的店經理滿臉堆笑地迎了出來，並且熱情地引領我們入坐，從裝潢設備看來知道這是一家舞廳，舞台上駐唱歌手正火熱地載歌載舞，台下一對對男男女女也隨著歌聲忘情地扭腰擺臀。沒一會兒功夫，包廂內又開始杯觥交錯起來，這時店經理突然跑來坐到我身邊曖昧地問我：「您想找哪一位？」我說我們不是

來找人的呀！這時店經理似笑非笑的看著我，氣氛有點詭異，我用眼睛尋問其他人，發現他們個個不懷好意地抿著嘴，彷彿在說：”你怎麼明知故問呢？”原來這是家有小姐坐檯陪酒的舞廳，還由不得分說，已經陸陸續續有一群花枝招展的女郎坐了進來，好似對號入座般瞬間和他們打得火熱，而我面前也多了一位穿著性感身形婀娜的女人正水汪汪地盯著我看，一時之間正當我不知道該做如何反應，她已經一屁股坐了上來了，至於坐什麼地方.....我實在不方便說，昏黃的光線中，我無法看清楚她的臉，只覺得一切都變得很夢幻，這感覺不難理解，如果你曾參加舞會或去過 DISCO 舞廳就知道，在昏暗不明的燈光氣氛中，只要穿著得體，就算是如花也有朦朧的神秘美感。此時的我已有幾分醉意，已經忘了她叫做什麼名字，只記得她那吳儂軟語般的嬌嗲甚是勾魂，一上來又是擦臉又是抹手的，好不溫柔體貼，慢慢的我隱約察覺到，她好像是受了特別交待來侍候我的，除了殷勤的招呼，更盡一切挑逗之能事，我很怕自己會把持不住，這好比將冰塊丟進一鍋滾燙的熱油中，那就一發不可收拾了。不用說，這又是他們”貼心”的安排，偏偏這樣香豔的禮物，卻要如此赤裸裸地被當場打開。”不可以！”，我的潛意識又在警告我了~~~~陷阱二號來啦，醉歸醉，大丈夫有所為，有所不為，我馬上藉故時間太晚，還得回公司巡視，於是先行買單，誰知那個熱情的女郎一直吵著要跟我回去，此時長腿課長又及時出面了，他私底下遞給我一小包東西，隨便一摸就知道是個保險套，這回我可火了，原本是單純的聯誼聚餐，卻搞得一步步照著他們的劇本演，要是再不及時喊卡傻傻地走下去，我的領導地位又要回到原點了。於是在我禮貌性的婉拒之後便驅車離開，耳朵裡還斷斷續續迴盪著那個嗲嗲的嬌喚聲，意思大概是在問”何日君再來”吧！

隔日一早，我帶著嚴重的宿醉起床，一進辦公室，那群女職員含意深遠地看著我偷笑，彷彿把我當成新婚燕爾剛剛洞房過的新郎官，那種笑好像在問我昨晚感覺如何呀？還好一切都在掌控當中，否則新聞早就鬧得滿城風雨了。緋聞纏身的主管絕對得不到下屬的尊重與信任，即使誘惑當前也絕不能跟他們同流合污，最重要的是要有全身而退的智慧和勇氣。.....

每天起床之後的工作是很忙碌的，首先是和台灣總公司這邊聯絡，主要是訂單的確認，有些是任務上的洽商，有時是董娘打來交代一些事務，但大部分都是找她丈夫的，他們夫妻倆遙遙分隔兩地，一個負責台灣方面的銷售業務，一個擔任越南工廠的經營管理，而我是他的職務代理人，因此要問我的工

作內容如何，我可以告訴你，全公司除了老闆以外，什麼都要管。由於剛退伍沒多久，還缺乏很多管理和社會的經驗，一下子要接掌六百多人的公司，連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在兒戲，可是既然來了就只好硬著頭皮做。管理的工作並不像現場操作那樣機械化，它並沒有固定的運用模式，全然要靠臨場的機智反應和經驗的累積，對上要有參謀獻策的本事，對下要能夠收放自如遇事果斷，因此我的處境有如三明治般，介於投資者和勞動者之間。

駐廠的生活相當苦悶，雖然忙碌緊湊，確枯燥乏味。每日早晨醒來環顧四週都會有一種失落感，昨夜夢中還正跟家人朋友歡聚一堂，可是當天光乍現，一切都變得好陌生，聽不到半句台灣話，只有吵雜的機械聲並瀰漫著混濁的空氣，吃完早餐後，從保險櫃裡取出關防印信，還有一大麻袋的現鈔，便逕往辦公室走去。首先把錢交接給會計主任，她大我一歲，因為辦事能力強，做事講求原則，並且不受其它勢力左右,因此我們很放心將財物交代給她,由於越幣面額大幣值小(1 台幣約等於 400 越南盾) ，隨便一筆錢就是一麻袋，光交接清點就是一種折磨，下班時入庫繳回又得再數一次，以前曾經有出納人員監守自盜的情形發生，每天進進出出成千上萬張的鈔票中，偶爾被抽走個一兩張，根本沒辦法察覺，因此有這樣漏洞百出又誘人的工作機會，再好的操守也難免要動心，所以在這裡想找到一個真正可以信任的人，簡直比登天還難。

交代完了錢的事，得先把關防印信鎖好才開始看報表批公文，以前因為把印信交給執事人員保管，曾經發生過假傳聖旨和對外行政的舞弊事件，因此不論對內對外的文書往返，都要事先通過我這關才能生效，然而我也知道這樣做是很沒效率的做法，可是放眼望去除了自己還能相信誰。每次辦事人員有文件要簽核蓋章，需得先找到我，可是五甲多的廠區完全沒有內線和廣播系統(聽說以前有)，想發現我的蹤跡，就只能深入廠內沿路問人了。那麼一定會有人問，若大的廠區為什麼不設廣播或對講機等通訊器材呢 ?問題很簡單，在這個物質貧乏的地方，任何一件小東西都有它的行情，舉個例子，每回經過員工廁所，時常會看到女工慌張地提著褲頭從草叢裡站起來，搞得彼此都很尷尬，我問為什麼有廁所不用，非得蹲在外面上？結果答案竟然令人匪夷所思，他們說怕鬼！經過調查之後才知道，原來廁所裡竟然沒燈光，所有的照明設備包括燈泡、電線、燈罩、開關等都已被拆得精光，而且每回才剛裝上去，過沒多久就又不見，因此沒人敢在烏漆抹黑的地方方便，難怪廁所外的草長得那麼旺盛，還記得我說過的靈異故事嗎？這世界上到底有沒有鬼？我真的不敢說沒有.....

除了例行的廠內巡視以及簽發公告文件以外，其餘的時間我多半在交際應酬，絡繹不絕的訪客佔用了我太多辦正事的時間，而這些人不外乎是原料供應商、船務公司代表、建築商、竹子商、地方公安、海關、政府官員等等.....他們來找我的目的或動機有的想拉近關係以增加供貨量、有的要爭取出口貨櫃的數量、有的想獨攬廠內建設工程的承包權、有的是專門來打秋風揩油水的、還有來下馬威的.....什麼樣的人都有，接洽的過程充滿了鉤心鬥角和爾虞我詐，反正只要腦筋不太清楚就會吃大虧。其中最討人厭的是政府官員，明明是一介窮酸公務員卻來得很官僚，毛遂自薦想當公司顧問，他自稱是市長機要秘書，將來要是遇上啥事，他可以幫忙擺平，只要每個月多少美金就搞定，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不用他的話，將來沒事也會出事！

辦公室一旦下了班，一切行政工作就暫告一段落，本來以為終於可以清靜一下，結果最煩人的事才剛開始，往往回房門一關時，便立刻聽到急促的敲門聲，開門一看果然是愁眉苦臉的公司員工，想必已經在某個角落守候多時了，這時你多半會拿到一張他(她)事先寫好的借據，內容不外乎是家境困難或親人發生事故、籌醫藥費等理由，如果我私人沒辦法借給他，希望能先預支工資應急，基於公司立場，這實在不是我權限範圍該處理的事，但為了勞資和諧，同時也怕真的耽誤到人命關天的大事，我多半

會從權處理，但也曾經遇過那種為了喝酒貪杯或其他不重要的事情來苦苦哀求的，只是這種事在判斷上實在無脈絡可循。每當拿到借據時便百感交集，看到對方口未語而淚先流，心就軟了一半了，再加上一段淒楚可憐的動人故事，那不聽話的手早簽字完成交易，看著他們破涕為笑、心滿意足地離開，我不禁懷疑自己到底是雪中送炭的天使，還是助長歪風的濫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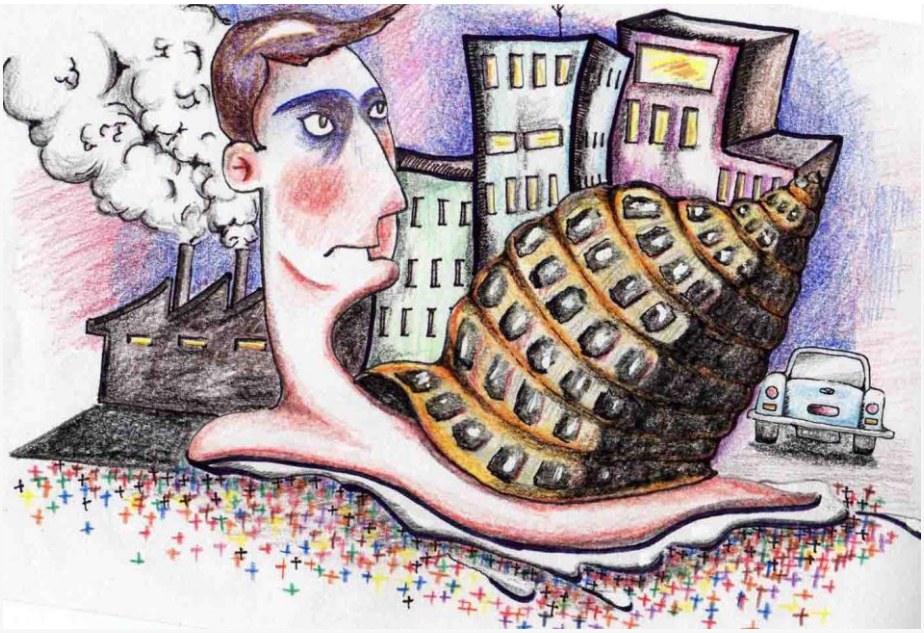
有時會計室會向老闆反應，他偶爾也對我唸唸有詞：「我們是地下銀行，不是真的銀行，又不是來這裡辦慈善事業的！」我很能體會他的苦心，所以不再理會那檔子事，但當他也陸陸續續收到一些死纏爛打的借據時，才知道要拒絕人有多麼困難。當人窮途末路的時候真的極需資助，沒有人願意低聲下氣委屈求人的，我絕對可以了解這種心情，當初決定遠渡重洋來此奮鬥打拼，也是為了還清家裡的債務。如此的生活方式是許多無奈的集合體，曾經有幾次鐵了心，毅然回絕她們的要求，結果往往下場是廠內的某些設備突然遭到毀損，雖然明知是誰幹的，可是就是拿他沒辦法。

偷竊在這裡幾乎不算是一種罪，只能說是不良的行為。我們曾經抓到過幾個小偷，今天才扭送公安，明天居然還會在街上碰見。有時候公司裡面會內神通外鬼，勢孤力單的我根本防不勝防，時常有警衛或幹部夜間來借公司機車出外就醫，看他一臉痛苦的表情，我當然照准放行，可是隔天現場幹部來報，有幾顆馬達及廢鐵被偷，顯然是趁黑夜丟出圍牆外的。這樣的事若要追究起來無憑無據，卻不難理解事實的真象.....也就是說，有人光明正大地借你的車，然後把偷來的東西載去賣，更可怕的是機車的新引擎回來時已經被換成一顆不同編號的舊貨。我常思索著，自己一個人生活在這個賊窟裡，東西被偷也就算啦！要是事發當場剛好被我撞見，在他們惱羞成怒的反撲下，我又該做如何處置呢？想想不禁背脊涼了起來。

每當夜深人靜老闆外出的時候，我最怕的就是接到董娘打來查勤的電話，因為我實在無法明確交代老闆的行蹤，而聰明的董娘會用話來套我，或許她已先用手機和老闆連絡過了，然後再打來公司做比對確認.....記得剛來的時候，我是一派天真未經世事，很多事情根本在狀況之外，有一天，事情就這樣發生了：那天老闆一早又外出了，董娘打電話來找了他一整天，問我當然也不曉得，三天後，董娘又打來還找不到人便開始光火了，她問我老闆什麼時候走的，因為當時正在趕簽一份文件，便不加思索直接告訴她：「三天前就出去了還沒回來！」頓時，台灣那頭聽說已經烽火一片了。等老闆回來時，我還一派輕鬆很平靜地告訴他這件事，沒想到他居然激動地跳了起來：「啊！哇ㄝ氣賀哩海細啦！」

後來他自知理虧，沒把行蹤交代清楚，也不好向我發作。在我當時看來，出差個兩三天又沒啥大不了，

幹嘛反應這麼激烈，於是他苦笑著委婉地告訴我：「我們一路走來辛苦打拼，孤單在外的男人偶爾在某方面...總會有些需求嘛.....我這樣說~~~你懂了嗎？」「哦~~~~！」我故意把音調拉高來糗他：“哪哩安捏共哇朵栽訝啊啦！” 雖然因為這事件害他們夫妻倆冷戰了三個月，可是我和老闆之間的距離卻拉近了不少同時也多了幾分默契。從此，再接到電話的時候我便乖覺得多了，用了許多技巧性的說詞來幫老闆善後，不過說實在的，我真的很討厭如此，畢竟這樣已經超出我的工作範圍太多了。
每隔一段時間，董娘都會親自來工廠視察，我們就會像遇到高裝檢一樣嚴陣以待，老實說，董娘非常照顧我，在這邊的生活上無論有什麼需求，只要她辦得到，絕對二話不說支援到底，因此每當面對她，心裡總有幾分愧疚和罪惡感。事實上，老闆在這裡所搞的花樣她早就心知肚明了，只是很體恤地睜隻眼閉隻眼罷了。在她回國前和我私下長談了很多有關公司未來發展及工作處理方向，最後談到了我的個性，她要我多看看人生百態，多學習一些人情世故和應對進退的竅門，別再「連說謊也不會了！」



公司裡主要有三大派系，第一個是由加工廠廠長所帶頭的集團，他同時也是工團的主席，有黑道背景，是個相當具有領導魅力的人物，由於他嘴唇上養了一撮閃閃發亮的黑鬚，我和老闆給他一個代號叫做”翹鬍子” ，以免我們日後台語交談或批評時直接提及他名字造成困擾；第二個是加工廠副廠長，四十幾歲的中年婦女，叫做阿尼，因為本身具有金銀紙加工的專業技能，是老闆特別從胡志明市高薪聘請來的，也由於她的薪資比翹鬍子高出一倍，造成了兩人常私底下互相較勁，甚至彼此中傷，每當他們發生口角時，都會跑來找我評判是非，我終於了解當和事佬是那麼痛苦的事，在我看來兩個人都有不對的地方，可是共產國家的人個個能言善道，死的一定可以說成活的，辯到後來結果大家都成了情有可原的無辜者，一切都是國家、社會和制度的錯，不了了之的結果往往只會令人疲勞轟炸；第三個勢力是紙廠廠長兼機工組組長，黑黑矮矮的身形略顯福態，我私底下叫他黑臉，基本上他的集團還算平和，很少參與鬥爭，他們主要的謀利方式是從機械設備外送維修或是零組件申購索取回扣，其他知情的人因為看了眼紅常常會來找我密報(同時也是為了可以拿到一筆賞金) ，因此我就在這樣互揭瘡疤的

生態中操弄著公司的黑暗面。
時常在想，生活難道每天除了忙碌之外都得在這種是是非非中渡過嗎？那個人與人和諧的真善美世界到哪裡去了？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我走到了廠區最後面的圍牆邊，突然有一種自我放逐的衝動，於是我越過了那道從沒想突破的界線，並且看到了圍牆外的春天.....眼前是一片湖海，有青脆的草原環繞，湖邊的垂柳隨著微風輕輕地拍點水面，宛然是個人煙罕至與世無爭的淨土，但回首圍牆的另一邊，但見白煙裊裊，還不時傳來陣陣刺鼻的氣味，從各家工廠排放出的廢水沿著小河悄悄地注入這湖中，很顯然此情此景也不過是個經過粉飾的桃花源，但除此之外，我實在找不出比這裡更寧靜的天空了。
懶洋洋的午後，一想到例行的公務往返，覺得格外煩心，尤其剛剛才擺平一場幾乎全武行的吵架，還得親自當和事老才能架住兩造激烈的火力(其他人因怕被波及，只有隔岸觀火消極以對，我因為立場比較特殊和基於愛好和平的個性，他們多少都會給點面子)，雖然及時救了火，卻免不了要面對一段是是非非的長篇大辯論。處理完了這件事之後，為了透一口氣，我又來到了這湖畔，此時清風徐來，白雲掩日，躺在有柳蔭的草地上忽覺一陣醺醺然.....夢境裡，似乎回到了十年前與友人去海濱露營的場景，搖逸的椰影伴隨著飄忽的營火，在歡樂的氣氛中，我插起剛烤好的雞準備裝盤，不料一陣風沙吹來，手中的雞全掉在碳燒的沙地上，眾人齊聲尖叫.....突然感覺臉上有泥土揚了過來，張開眼睛，我看到有幾頭牛正從我身上跨過去，這一驚非同小可，那些龐然大物正在悠閒的吃草，並不時製造一坨坨的”產品”下來 。我不敢亂動，深怕驚擾了牠們，被粗壯的牛蹄踩到可不是鬧著玩的，一直等到不遠處牧童的呵叱聲起，這群牛才姍姍地離開。越南的鄉間養有很多黃牛，主要是拿來食用的，有時候車子在大馬路上行駛，常常會被迫停下車來，直到橫衝直闖的牛群逛過才能通行。
談到牛隻，我想起老闆跟我說過的真實故事，或許你聽了會覺得好笑吧？事情發生在老闆剛剛來越南投資的一、兩年，他也和我一樣剛開始對越南話一竅不通，因此聘雇了幾位翻譯當助理，有的負責行政管理，有的擔任採購原物料的重任，一開始所有的運作都還算正常，直到有一天，發現某些每天必須進貨的原料突然短缺不再送來，經過一番私下的明查暗訪得知，其中有一位負責採購的翻譯人員在暗中搞鬼，並且有充分的人證物證，老闆很生氣的和他對質之後，這個翻譯竟矢口否認並對天發誓：「如果有上述的情形發生，我出去馬上被車撞死！」瞧他的毒誓發得慷慨激昂，公司方面也就不再追究。結果，沒多久，他在上班的路上果真被車撞了，但沒有當場死亡，就在救護車火速狂飆的送醫途中，剛好有頭牛跑進了馬路，結果在一陣衝撞之後，牛隻傷重哀號，而躺在車內的翻譯卻因緊急剎車，一頭撞進駕駛後座~~~~~當場傷重不治。或許這個故事不是發生在我在場的年代，因此並不感覺怎麼悲哀，但卻也令我笑不出來，你覺得如何呢？.....待續

六月天的午後暑氣逼人，這裡因為只靠水力發電，卻適值乾旱季節水量不足，所以經常性的不預期停電往往造成廠內運作上的困擾，加工廠方面還好，只是停工而已，可是紙廠方面就慘了，每條生產線從開機到穩定，需要將近一小時其間用來熱機的原料損耗量相當可觀，然而電力公司經常來電三、四十分之後又再度跳電，甚至是半夜時段也這樣，何時再恢復供電也假不準.....最受不了的是在這樣悶熱的環境，連電扇也沒得吹，將近四十度的高溫幾乎讓人心臟停擺，像這樣的情形，是非常急需迫切改善的。於是，我到處走訪大型發電機的下落，可惜進口的價格直逼天文數字，而本地的購買手續既繁雜又多官樣文章，同時電力公司也會施壓，羅列的規定一大堆.....結果這件事一直到我離開時，都還沒獲得完善的解決，是個蠻大的遺憾。後來每到了停電的大熱天，為了調節體溫，我總會事先在浴缸放滿冷水，等到又停電時立刻往水裡一泡，馬上成了一頭消暑的河馬。等到恢復供電的夜晚，房裡的音響全改成清涼的耶誕音樂。

在寂寞的城堡裡，我的王國是孤獨的，唯一的慰藉，就只剩下床頭成套的侯文詠全集和蠟筆小新，老闆說我看這種書太過浪漫又幼稚，在爾虞我詐的原始叢林裡看這個實在很不合時宜，但我總認為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可以保有一點赤子之心呢？人一旦失去自己的靈魂，肉體也會跟著迷失。無奈人與人之間相處偏偏有那麼多稜稜角角要時時度量，這也就是台灣人常講的”做代誌的眉角” ，就連平時跟你稱兄道弟的工作夥伴也會尋私擺你一道。這個事件讓我在厚黑學上著實地上了一課：

基本上公司的機械設備已有機工保全組負責維修，應付一般的突發狀況還算綽綽有餘，但是猶有一些技術層面比較高的進階維護，須得台灣方面的技師來支援，因此董娘每 1~2 個月就會派一位汪姓工程技師過來校正機器，我們都叫他阿達，為期一個禮拜的相處頓時化解我思鄉的苦悶，也由於同是受聘雇而來的身份，我和他談話的空間迥異於面對老闆的拘謹，那種無所不談的感覺輕鬆愉快多了。

阿達會講幾句簡單的越南話，聽說是在家裡苦練而來的，每當工作告一段落，他總喜歡跑到辦公室和女職員說說笑笑，他特別喜歡找負責倉管的阿琳”閒聊” ，阿琳是個桃眉杏眼、說話嬌嗲的三十七歲熟女，公司裡有一大票男人都曾為她神不守舍，而這樣風騷妖嬌的典型剛好迎合正值壯年的阿達味口，雖說是閒聊，在我看來應該叫做打情罵打俏比較貼切，並且時有肢體上的碰觸，通常這樣的行為在我的轄區內是被禁止的，可是礙於情面上，也只好睜隻眼閉隻眼了。

到了晚上，阿達總會單獨開車外出，並且一直到隔天早上才回來，平白辜負了老闆把房間讓給他的美意，看來這些日子裡，他連棉被都沒打開過，就這樣，一段熱鬧輕鬆的維修假期終於結束了，但他還意猶未盡地交待我下次來時要幫他準備的東西。於是接下來的幾次，我都蠻期待他的到來，一方面生

活不會那麼枯燥，另一方面也可以聽取許多來自台灣的訊息(這裡的資訊很缺乏，當年白曉燕案還是我回國時在機場才聽台商講的)。

路遙知馬力，人心總是叵測的，有次回國向總公司報到，遇到平常負責和我接洽事務的會計小姐私底下告訴我，要我小心阿達這個人，因為他常跟董娘打小報告，說我在越南辦事不力，嚴重缺乏管理經驗，必須每個月派他來協助管理，董娘因經常被洗腦遊說竟將信將疑，結果因拗不過他只好答應了。不料這件事卻引起阿達老婆的強烈不滿，她對於自己丈夫頻頻不安於室的現象已經在意很久了，更何況之前曾有越南女子打國際電話到家裡面來.....於是生性多疑的汪太太這次堅持一定要跟來，她倒要看看老公這麼樂在工作的原因在哪裡？基於同樣是女人的立場，飽經世故的董娘立即就答應了，並且提供來回機票，大概她也想藉此機會，對逍遙在外的男人丟出一顆震撼彈吧。

那天上午，我特地到機場接他們，彷彿期待著一齣精彩的人生劇場，汪太太顯得精神奕奕，並且熱情地和我打招呼，而阿達則略帶苦笑，看起來很無奈。由於不好意思讓他們和我一樣住”工寮”裡 ，公司貼心地為他們倆訂飯店，可是阿達堅持不用麻煩，執意待在工廠裡說是好讓老婆知道自己平時出差的辛勞。由於我的房間比較寬敞，平常也當作會客室，在簡單的收拾之後，我把房間讓給他們，逕自搬進老闆的房間。精明的阿達相當主動地安排老婆參觀工廠的行程，但主要都是些工作內容最辛勞且乏味的部門，並刻意跳過最鶯鶯燕燕的地方(加工廠有一部門全是女性，約三百來人，我每回視察時，六百多隻女性的好奇目光齊射過來常會令我不自覺臉紅起來) 。

安排好了住宿的地方，阿達提議要到市場逛逛，順便買些海鮮當午餐，一路上就看阿達比手劃腳、指指點點的為他老婆解說各種風物民情與特殊的交通奇觀，儼然一副越南通的樣子，好笑的是他所說的有一半以上是自己瞎掰的。到了魚市場，阿達二話不說先買了好幾隻張牙舞爪的大紅蟳，和一臉盆的明蝦，其他魚鮮更是好像不用錢似地拼命打包，直到我們誰也空不出手來提為止，一大堆海產才花不到台幣一仟塊，一行人直呼過癮！

回到了公司，阿達親自下廚炮製這些蝦兵蟹將，大紅蟳泡上啤酒在鍋子裡蒸，再也威武不起來了；而肥大的明蝦加上中藥，浸滿了米酒，早已醉得昏迷不醒.....阿達有點反常，平時花錢還蠻斤斤計較的，這回可說是大手筆，連啤酒也大方地擺滿桌子。開動之後，阿達頻頻勸酒助興，但對象並不是我，他把充滿濃濃酒味的蝦湯拼命往自己老婆碗裡盛滿，汪太太酒量不是很好，還沒吃多少東西就已經開始搔首弄姿面帶微笑了.....。用完了餐，阿達把太座請到房裡服侍她休息，然後說要到工廠裡巡視，可是出了房門卻向車庫走去，引擎聲沒響多久，車子已經開出公司外頭去了.....。

下午四點多，汪太太還沒起床，我看見阿達一臉倦容地開車回來，他先問問自己老婆起來沒，然後才問我公司有沒有什麼事，接著我們就進廠房去跟機工組員做技術交接等工作.....晚餐時刻，由於中午的燒酒蝦太烈了，汪太太簡單吃了幾口就又回房去休息了，阿達拉著我跟他老婆交代，說要跟我上街去買一個重要零組件，可能要去久一點，要她好好休息，如果無聊的話就進工廠逛逛。然後便興沖沖開車載著我進城去了，我問他要買什麼零件，怎麼底下人沒向我提報，阿達笑而不答，自顧自地往巷弄裡鑽，似乎比我還熟悉這裡。不久，車子停在一處擁擠的住宅區裡頭，引來許多好奇的人觀望，其中一家矮房舍裡有個眉開眼笑、風塵味頗重的少婦滿臉堆歡地向我們快步走來，她會幾句簡單的中文，口中阿達阿達地叫得好不親熱。我想，這一切我終於明白了，原來這老小子色膽包天，花費了好些心思把老婆灌醉後再投誠在另一個溫柔鄉間，瞧他們的關係顯然早認識很久了，難怪他經常吵著要過來，還把我拖下水，最可惡的是為了美色刻意破壞我的名聲，我想他跟本是來維修自己的「零件」的。

阿達賠笑地要我待在車上看著等他回來，然後這對異國野鴛鴦便親膩地進屋去，不用想也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約莫 30 分鐘左右，才看見他一臉滿足地走出來準備上車，而那名少婦追了上來表示，附近的社區公安已知道他們的關係，基於社區安寧，要收取一些「手續費」 ，阿達身上錢帶得不夠，臨時向我調借應付之後便驅車離開，車後揚起一片塵土還迴盪著女子的道別聲，此時我的耳畔彷彿又聽到那「何日君再來」的老調調。回程的路上，我沒說什麼，只是心裡頭很不爽，莫名其妙當了皮條客，還得幫忙墊遮羞費.....OH~~Shit ！

隔天，我們一大早就把例行工作忙完，阿達提議要我陪他們夫妻倆去會安旅遊，由於之前曾經和一些官員去過幾次，覺得自己還可以充當一下導覽便答應他了，可是阿達又指名辦公室的妙婦阿琳也要跟著去，而我的作用只是為了緩和這種陰陽失調的尷尬場面，這老小子心機真重，大某細姨全帶齊，就剩市區裡那隻養在籠裡的黑貓沒放出來而已，就看著他沿途神情莊重地和阿琳打情罵俏，而汪太太在旁卻渾然不覺，只當他們是在賞風問路，這種荒唐急色的行徑看起來實在令人哭笑不得，反正我已懶得搭理他們，只想好好獨自享受這難得的悠遊行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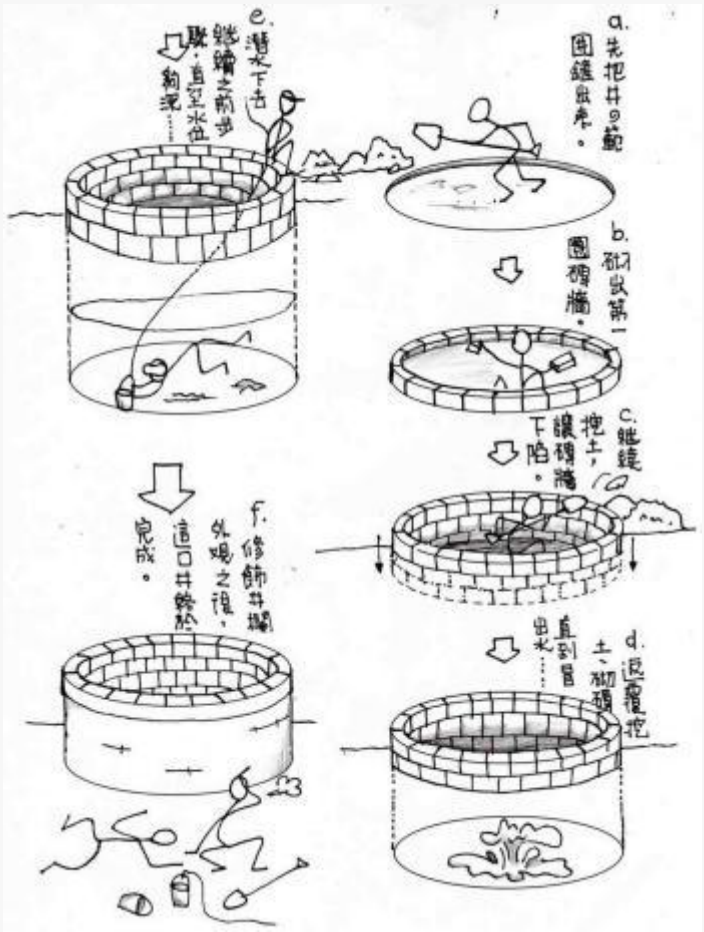
會安是越南中部華人最多的地區，整條古街森然羅列著各式商店，有賣古物的，也有許多傳統藝品，但如果您在品味上有一點認知的話，這些粗糙的紀念品多半只能取代你曾經「到此一遊」的片面回憶。早期的大陸移民在此奠定根基，曾經繁華一時，因此滿街的唐人文物與建築令人覺得有些相似性和親切感。市面上賣的古物多半是假的，這裡最有名的就是沉香，算是他們的國寶之一！可惜在歷年的濫採與過度出口，現在已經列為管制輸出的禁品，因此假如不識貨的話，多半會高價買到浸泡過香油的爛木頭。另外，還有許多販賣中華文物的，最好笑的是一家銀樓老闆，他展示出民國初年中央政府發

行的舊鈔票，上面還印有孫中山的圖樣，在他口沫橫飛的三寸不爛之舌下，東西突然變得淵遠流長，在我聽說這張鈔票已有兩百多年的歷史時，心裡忍不住罵了一句”騙哮ㄝ”！這生意人吹牛不打草稿的本事相當令人佩服.....。到了中午時分，我們找了家餐館裹腹，阿琳介紹了幾道當地的名產，一碟碟的小盤子裡頭裝著形狀不同像碗粿的白色蒸物擺滿了一桌，接著是用月桃葉包裹成的魚漿肉漿，切開來全都要沾酸溜溜的醬料才吃，我因為不怎麼放心它的製造過程，只是象徵性地吃了幾口，並灌了些啤酒來消毒，否則萬一鬧起肚子來，在這樣的地方想找個廁所，簡直像在沙漠中找水龍頭.....

會安是個靠海的港口，就像台灣的艋舺曾經繁華一時，如今只剩幾個華人會館在苦撐場面。走進會館，不外乎是廟宇和宗祠，還有少數可以用中文攀談的老先生。到了港口，我們坐上了遊艇，徜徉在水波平穩的海平面，有種心曠神怡的感覺，陽光微微的，但水面上卻顯得斑斕，清風徐來，將我們送進了出海口並逆流而上，這條河名叫”香河” ，但黃濁的水面上飄流著樹枝和垃圾，跟它的名字很難讓人聯想在一起。河面上航行著來來往往的船隻，在一些大型船隻的後頭，我看到泥水翻騰的現象，問過船夫才知道他們是盜採林木的山老鼠，為了運送時不被發現，他們把盜採來的巨木綁上許多大石頭，好讓它沉在河底拖行，因此造成船後黃泥滾滾的.....沿著河流逆行而上，水面上不時有三三兩兩的獨木舟靠過來，他們是兜售食物飲料及紀念品的小販，有時為求省力，他們還會用手或鉤子攀住遊艇船緣”搭便車” ，好似附在鯊魚身上的吸盤魚般輕鬆地到達下一艘可以做生意的遊艇旁。貧困的生活對他們大部份的人來講已經是種常態，看著舟上年邁瘦小的老弱婦孺拼命地划著槳，手酸了就換腳踩，為的就是想多賣一瓶飲料或一件微不足道的紀念品，好餵飽身邊擺在竹簍裡的小嬰兒，在這樣燄陽大熱天裡，連小朋友都得出來吃苦受熱，看了真教人於心不忍，不知道世界另一個角落正吃香喝辣的人們，在嫌東嫌西多所浪費之餘，能否體會這種處境.....香河的沿岸都有大大小小的景點，我們一一下船參觀之後才發現全是一些古墓或祠堂，而且都要買票才能參觀，我想大部份的台灣人都蠻忌諱看這種東西，特別是台南鄉下來的阿達夫婦，我們索性吩咐船夫沿河直駛不再靠岸。

平穩的河面除了單調的引擎聲外，一片寂靜，清風徐來令人昏昏欲睡.....直到一覺醒來時船已到達終點，此時太陽下緣也已與山頂切齊，我們簡單找家餐廳解決了晚餐便啟程回家。懂得遊山玩水的人一定會被身歷其境的風物民情所感動，但來自台灣鄉下的阿達夫人卻顯得意興闌珊，我想她大概寧願待在家裡和一些三姑六婆們以說長論短為樂吧，或許這樣也剛好正中阿達下懷，他成功地讓老婆知道越南實在不是一個好玩的地方.....。隔天早上，我送阿達夫婦去機場，也順便奉上一些咖啡、胡椒粒等當地土產，此時我才看到阿達太太展露出真摯的笑容，台灣歐巴桑最可愛的地方就在這裡，雖然不懂什麼風花雪月，但實質的人情味卻可以打動她的心。阿達偷偷塞給我 100 塊美金，託我轉交給他那神秘住宅區裡的女人，我微微瞪了他一眼收下了，在與他太太親切揮別之後便搖搖頭地上車回公司了。

送走了阿達之後，董娘馬上來電問我工作進度如何，還有阿達夫婦的事，我當然一一為她報告說明，但是儘量避重就輕，畢竟有些醜陋的事情讓她知道了也只是徒增厭煩與惱怒。過了沒多久，聽說阿達和董娘在台灣鬧得不愉快，因為董娘已經解除他的技術顧問工作，而且也聽到一些中傷我的耳語，不過我已經免疫了，遠離了小人，我的心中只剩一片坦然的舒暢感。



夏天是這裡的枯水期，除了工廠需用大量的清水外，我們的生活用水也不是很充裕，於是我決定鑿兩口井，一口民生用，另一口較深做為工廠用水，這些工程都需要經過申請，依照深淺用途所應繳納的費用各有不同，光是手續就花了快一個月的時間才獲准。

動工前，免不了又是一番動土的祭拜儀式，承包工人口中唸唸有詞地燒完紙錢之後便開始了第一鏟，這回總算讓我開了眼界，也解開了我多年的疑惑，為什麼一般有水的井中可以把磚塊整齊地砌上來？由於本地物質缺乏，並無任何機動器具，一切都是純手工，只見皮膚黝黑的工人先將井的圓周劃起來，便開始用圓鍬和鋤頭一坯一坯地將土挖出來，幸好本地地底盛產白沙，工程並不像一般土石地艱難，可是也夠他們忙上一個月。當井的圓周已深達一塊磚的厚度時，他們便先用磚塊和水泥砌成一圈堅固的井圍內壁，如此週而復始的一邊挖土一砌磚，漸漸地圓柱形的井管便形成了，而且隨著不斷的挖掘，整個磚井一直順勢往下陷.....一直到水滲出來為止，這一切都還算是輕鬆的差事，接下來的工程才開始教我肅然起敬。等到所挖的深度水位已達工人腰部時，我看到他們開始戴起簡陋的蛙鏡潛入水中，用鉛桶一桶一桶地將沙土舀起來，然後由上面的工人用繩索一一拉上來倒掉。這一幕令我看得瞠目結舌，雖然做法很不科學，可是他們贏得了我的感恩與尊敬，真後悔當初跟他們談工程款時，把價錢殺得那麼低，至此以後我喝的每一口水，都會令我想起他們曾經付出的辛勞。

多了這兩口井之後，廠內的旱象雖然沒有完全解決，但卻也不無小補，本地人把井水打上來燒開之後就直接飲用了，可是我們台灣人抵抗力實在比不上他們，一定要先經過一般淨水處理程序，最後再透

過濾水器經煮沸才敢拿來飲用。同樣是上天之子，卻有著如此差異懸殊的體質，想來也是公平的，因為他們必須有足夠的本錢面對這樣貧瘠與困苦的環境。有時，井水裡會抽出油污狀的懸浮物，經過調查之後才知道，原來是美軍當初撤退之時，將一些帶不走的原油廢料都倒進先前挖的古井中，經過滲入地底的擴散之後，連我泡好的茶水都隱隱含著些許油敗味，號稱世界警察的美國在這場戰爭裡到底扮演了什麼英雄角色呢 ？ 一切都很難講，但我明確的知道它已經徹底地傷害了這片土地。